

說文釋例卷十五

安邱王筠貫山學

存疑 一二三篇

疏家例不駁注。卽明知它說之是，亦委曲駁之，以通本注之說。況自出己見以難本師乎。余病其拘也。故凡以實事求之而不合者，輒出己說，留質通儒。儻昭所尤，亦待啟發之憤悻焉。爾駁段氏者附。偶有所見亦附。

示字說解。總以觀示爲義，似祇得引伸之義，非本義也。周

官以示爲地祇之祇當是古義。卽部中序字亦當以神祇
崇禴諸字列於首。齋祝祈禱之類次之。福祿之類又次之。
禳禍之類又次之。而以示之從二示者終焉。部中之字皆
主於神示以爲言。豈有部首主於觀示以爲義者乎。○竊
以大司樂天神皆降地示皆出推之。古文𠄎所從之一。卽
地形也。𠄎與𠄎同意。乃流動充滿湊地而出之狀也。小篆
作示。下半板滯不足見意。上半之二非古上字。仍當是地。
土部云二象地之下地之中是也。又作祇者。則以借爲表
示。旣久。加氏聲以爲區別耳。許君旣以觀示爲正義。於是

不以祇爲其重文。然部中字惟祇字有見吉凶義。示字有示人義。餘皆神示義。遂以示神事也。一語綴於觀示之說之後。以爲部中字之統轄。亦可見許君之意。本非以爲必然矣。

鬃門內祭。用楚茨毛傳也。祆祇是門內。許連言祭者。詩言祝祭於祆。且以字從示也。云先祖所彷徨者。追遡之詞。詩箋云。平生待賓客之處是也。郊特牲求諸遠者之義。許說所不及。郊特牲又曰。祆之於東方。注曰。宜於廟門外之西。此乃祭之明日。釋祭之祆。非祭日之祆。抑或許謂兩祆皆

在門內也。釋宮闕謂之門。

禘不止於赤黑。春官保章氏降豐荒之禘象。先鄭曰。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喪。黑為水。黃為豐。然則禘與祥皆兼吉凶。許君列祥於福祿類。列禘於禍崇類者。以見於經典者。祥主善。禘主惡也。

禘下云。一本云古文狸。毛本作禮非也。夫使新附諸字。皆出大

徐手。則何以有一本之詞。蓋大徐以前本有新附字。鼎臣承詔存之不刪耳。狸之或體祿亦從示。又玉部新附璫字。其字及注解。玉篇皆引之。亦足徵不盡附自大徐。否則宋

修玉篇時纂入矣。

琮下云瑞玉犬八寸。珽下云琮玉之瑑。案周禮典瑞琮字三見。玉人琮字五見。言八寸者。惟玉人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典瑞注人執以見曰瑞。則許所指者。似卽此享夫人之瑑琮也。卽典瑞所云瑑圭璋璧琮以覲聘者也。然二職皆無珽字。惟典瑞曰珽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玉人曰珽琮五寸。宗后以爲權。珽琮七寸。天子以爲權。先鄭曰珽外有捷盧也。讀爲珽疾之珽。後鄭則破爲珽。蓋許君所據作珽。故不用先鄭說也。然典瑞之珽。旣統六幣言之。而許

君獨屬之琮玉。則是圭五寸七寸之駟琮以立言而誤言八寸也。組琮爲權則非人執以見之物而得稱瑞者與琥稱發兵瑞玉同意。權亦取信於人之物。瑞下云以玉爲信也。是也。圭駟琮而言者。至尊所用之物與餘琮爲諸侯邦交所用。尊卑不同也。且於駟圭璋璧琮琥璜之中而舉一琮亦殊不該備也。

璫下云公所執。小徐本三公所執。蓋或依鄭注改之也。大宗伯公執桓圭。注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夏官射人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鄭君未注。舜典五玉。

三帛二生一死贄。案上文輯五瑞。是諸侯來朝五等之玉。謂之爲瑞也。及巡守則仍是五等之玉。而謂之爲玉。謂之爲贄也。射人之摯。皮帛羔鴈與尙書同。是射時所執。卽平時所執。不得三公平時執桓圭。而獨於射時執璧。是知璧者卽三公之所常執也。公九命。故桓圭九寸。三公八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以八爲節。不得圭獨九寸。蓋三公論道。日在王前。無所用瑞。瑞者所以爲信也。故特用璧以備威儀而已。鄭君所言。蓋關周召之倫。之爲二伯者言之。要以許君所言爲正也。

琚下云瓊琚蓋經後人刪削也。詩木瓜報之以瓊琚。毛傳
 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有女同車。佩玉瓊琚。毛傳佩有琚
 瑀。所以納閑。女曰鷄鳴。雜佩以贈之。毛傳雜佩者。玕璜。琚
 瑀。衝牙之類。然則瓊琚云者。以瓊為琚也。豈可以為琚字
 說解乎。玉篇廣韻皆云玉名。亦非。琚與玕璜一類。乃已成
 之器之名。不與琅玕珊瑚一類。為生成之物之名也。段氏改為

佩玉石也。尚當再酌。詩云瓊琚。瓊固是玉。而非石也。毛傳仍當作名。說文則不言名。

琇下。琇。嚴氏疑涉下。琇之說解而誤。秘下。天子以玉。段

氏謂當云。天子以琇。諸侯以玉。似皆非也。韞。琇之名。久

不別白矣。左桓二年傳鞞鞞篤公劉疏引作琫說文無鞞蓋字本作琫涉鞞而譌從革

也。天棊星。宋中興天文志作棒。是音奉同音。杜注鞞佩刀削上飾鞞下飾刀削與毛

云容刀鞞許云刀室義並同釋文削音笑是也古無鞞字故借削疏引少儀削授柎誤以削為魯之削此晉

人之誤不足論乃篤公劉毛傳下曰鞞上曰琫文義殊不

瞭故許君別白之用瞻彼洛矣傳說琫曰佩刀上飾說琕

曰佩刀下飾也若其辨尊卑之等威者則毛傳曰天子玉

琫而珧琕諸侯盪琫而璆琕大夫鐸琫而鏐琕士琕琫而

琕琕許君則說琫曰天子以玉諸侯以金與珧下盪下說

相應說琕曰天子以玉與珧下說不相應珧下引禮天子

玉琫而珣璆。璆下引禮。諸侯璆琫而璆璆。皆與毛傳同。璆下引禮。士璆琫而珣璆。獨與毛傳異。夫許君宗毛。引傳而不及經者。尚謂之詩。如詩曰不醉而怒。謂之異。是也。琫璆出於詩。乃不引詩而引禮。殆寓辨正之意乎。璆下蓋本不引禮。後人以毛傳補之。故與璆下言天子以玉不符。乃不謂之詩而謂之禮者。則璆下皆言禮。故從其類也。以物質貴賤推之。玉最重。故天子琫璆皆用玉。金次之。璆黃金也。璆玉也。是諸侯上飾讓天子。而下飾則同。鐸白金也。是大夫上飾讓諸侯。而下飾同。諸侯之上飾。璆。璆屬也。璆

蜃甲也。士用之。竝不得同大夫之節。蓋天子最尊。故上下同物。諸侯以下。則上下相變。諸侯一金一玉。大夫一白金一黃金。士最卑。但用蜃。天子之節。上下皆美。諸侯大夫皆下美於上。無以帛裏布之嫌者。所以讓天子諸侯也。琇既云蜃屬。則亦賤於蜃。是士亦上下異物而下美於上也。設士之琇亦用琇。既與諸侯大夫之下美於上者不合。而天子琇。又直與士同。將何以辨等威乎。金部錄下不引禮。詩釋文錄本又作璫。而本部璫下亦不引禮。或禮亦如毛傳。字在金部。故許忘引也。以字體論之。琇琇皆從玉。且鞞

琫容刀。肇自公劉。蓋初本以玉作之。故制字從玉。相沿以爲天子之飾。而諸侯而下。以次遞降。而皆蒙琫琕之名。且盪瑤琕之非王者。其字無不從玉也。戴東原氏以瞻彼洛矣。首章韎韐有奭爲例。疑毛傳琕下飾。當爲鞞下飾。琕支飾兒。案此欲與篤公劉傳合爲一說。非也。公劉初制鞞。但有琫。成康彌文。又加以琕。故曰鞞琫者。言其與舊制同也。云有琕者。言始有也。與韎韐句用意不同。

中下云艸木初生也。案艸字兩中。卉字三中。則中當專屬艸。且其說又曰古文或以爲艸字。尤可見不兼謂木也。然

知木字非後人加者。木下云從中，足以明之。此自許君誤耳。木字全體象形，苟分上半爲中，亦將分下半爲巾乎。

熏下云，中黑，熏象也。煙何由熏初生之草。蓋北方茅茨，標之上以艸爲竿，屋中炊煙，日日上出，故竿黑也。南方多於椽上排瓦，未必有此。中下云，古文或以爲艸字。熏字所從之中，卽當作艸解。

莊下祇云上諱，說文於上諱例，不解其形義。大徐解其形而未言其義。玉篇云，艸盛兒，是壯兼聲意。

莠之亂苗，非不可辨者。繫傳校錄已言之，請再詳言爲學。












者決疑焉。爾雅有赤苗、白苗。今人言紅苗、黃苗。又有青苗、莠亦皆有之。不辨也。然苗之葉闊而毛莠少，其色松綠。莠之葉狹而毛莠多，其色油綠。苗初生一莖，復孳育數莖，皆自根而生，節閒無岐枝。莠則每節有岐枝，不族生也。苗之莖圓，莠之莖扁，皆其可辨者也。初耘再耘，卽嚴非種之鋤，然不能盡。三耘時則遙望而知矣。且請以一事徵之。余有姻戚居城中，其田去城三十里，委諸僕轉移執事者，惡其饒之惡草具也，相率盡去其苗，桀桀十畝，無一苗也。無所可用，以茨屋焉。設不能辨，彼安能盡留莠乎。○余初謂古

不名禾爲穀。何讀說文之疏也。蘆赤苗嘉穀也。芑白苗嘉穀。粟嘉穀實也。禾嘉穀也。糠穀之皮也。此皆見於說文者也。其見於經者。魏風毛傳。苗嘉穀也。爾雅。蘆芑。郭注皆好穀。然則禾苗偁穀。不一而足也。穀爲百穀總名。而其字從禾。已可見矣。且今人呼秫禾。皆曰苗。曰大田。古人亦皆曰苗。曰禾。春秋大無麥。苗大無麥。禾即可徵矣。說文稽。是今之秫。稽乃高粱之莖也。說解謂之禾。稟。稗是今之稗。艸乃穀之稽也。說解謂之禾。莖。概呼爲禾。詞不別異。若夫稍。麥莖。稷。黍。穰。則分別言之矣。是知今之秫。穀。古人皆謂之禾。

也。

芎下云。司馬相如說營或從弓。印林曰。長卿子雲皆漢時一代文豪。而長卿不識字。筠案毛詩用躬宮字。皆與今東韻爲類。用弓字。皆與今蒸韻爲類。判然不相入。呂部躬有或體躬。或亦長卿作邪。

蘄下云。艸也。蘄聲。徐鼎臣曰。說文無蘄字。他字書亦無此篇下有蕝字。注云江夏平春亭名。疑相承誤重出一字。筠案又有蕝字。亦云江夏平春有蕝亭。何蘄蕝音同。蕝蕝形似。而皆爲平春亭邪。雖未可遽云重出。而蘄字所從之蘄

非字吾疑非脫斲字。乃斲字本不從艸也。博古圖晉姜鼎作。伯碩父鼎作。史頊鼎作。叔液鼎作。考古圖周姜鼓二器一作。斲一作。遲父鐘作。伯彘頰盤作。斲然則此字當是從單從旂。旂亦聲。且卽旂之古文。旂建於車。故從單。而諸銘則借聲爲斲字也。知然者。說文祈求福也。伯碩父鼎銘用斲。句百祿。眉壽。斲。句連言。明乎借斲爲祈也。雖公緘鼎銘用气。眉壽。亦可證。而齊侯罇鐘。齊侯鐘。皆云用。眉壽。卽旂也。師器父鼎作。尤爲明白。帛。綠。彝。作。則斤用反文也。斲旂均借爲祈。